

青稞 著

重逢

在

台北

台海出版社

重逢在台湾

青稞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逢在台湾/青稞著. - 北京:台海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80141-271-0

I. 重… II. 青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7226 号

书 名 / 重逢在台湾

著 者 / 青稞

责任编辑 / 吕莺

封面设计 / 卓峰文化

发 行 / 台海出版社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峥峥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/ 32 印 张 / 11.125

字 数 / 260 千字

版 次 /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台海出版社(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-84045801)

ISBN 7-80141-271-0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与陈香梅（左）



作者近照



作者近照

序

王 湄

母亲的散文集《重逢在台湾》即将出版，有位文友建议我写序言，母亲与我都欣然同意，于是敲起了电脑键盘。

母亲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，也是文友。她自童年起便爱好文学，能背诵冰心、朱自清先生的大量优美散文，上初中时便开始在报刊发表习作，后来上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不久便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兼及文学创作，由于那时极左路线影响，她不可能有所选择地写自己乐意写的题材，只能奉命写些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东西。在改革开放之后，落实了各项政策，并不再追究家庭出身；我从未见过面的姥爷身为国民党将领、且去了台湾的政治包袱让母亲背了许多年，如今终于卸了下来，台海关系不再受到歧视。于是母亲焕发了写作热情，应报刊之约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散文，既抒发了个人之情又呼唤处于分裂状态的祖国早日走向和平统一。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母亲赴日本、美国、台湾探亲访问，写下一批纪实性散文。字里行间充溢了亲情、友情、乡情与爱国之情，另有一部分生活漫笔与缅怀故人之作，都具有个人创作特色，读之动人又动情。

母亲年轻时写诗与文学评论，中年写报告文学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写过两部长篇纪实小说，其题材都与她的家庭身世有密

切的关联；此时也是她散文的丰收时节。编入这本集子里的都是这段时期的作品。无论是写人、叙事、抒发个人感慨，笔锋总带感情。

母亲特别看重友情、同窗之情，从童年时的战时儿童保育院（小学建制）到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都与她有交往，这些在一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融洽、温馨，常令我感动不已。毕竟上一辈与我们这一代之间有很多不尽相同之处。我们现在常从媒体与歌声中读到有关“爱”的赞颂，母亲她们那时很难提起这个“爱”字，似乎爱是那个时代的禁区，但是从这本散文集里我读懂了“爱”，那是人与人之间最能触及人性的亲情、友情、家国之情。身为女儿我喜爱读母亲的作品，我希望读者也能喜欢它。

目 录

序 / 王湄 1

人有悲欢离合

- 呼唤 / 1
- 乡音·乡情 / 8
- 重逢在台北 / 13
- 在高雄聚会 / 21
- 手足情 / 26
- 放歌阳明山 / 32
- 布农族太太 / 36
- 桃园的婚礼 / 41
- 游台中港记趣 / 46
- 台湾师范大学一瞥 / 50
- 明道印象 / 54
- 在台北听“老歌” / 63
- 在台湾果农家做客 / 66
- 小琉球览胜 / 71
- 难忘垦丁公园 / 73
- “荣民”与“眷村” / 76
- 慈济会与佛光山 / 79

- 逛台中菜市场 / 81
- 万峦猪脚 / 84
- 温情的广告词及其它 / 86
- 春节在台湾 / 88
- 台湾选战拾零 / 91
- 银杏树叶 / 95
- 大云山之恋 / 97

独在异邦为异客

- 赴美探亲 / 99
- 在美国过年 / 104
- 海滨的梦 / 108
- 在美国上英语学校 / 116
- 房客的心事 / 121
- 洛杉矶的房产经纪人 / 125
- 在圣盖博逛花店 / 128
- 华人超市一瞥 / 131
- 车主的烦恼 / 133
- 在美国老人公寓做客 / 137
- 美国的老年舞会 / 142
- 广告战 / 146
- 嬗变的家庭 / 152
- 难忘的聚会 / 158

有朋自远方来

- 透明的伞 / 163
平井先生的国籍谜 / 174
川野和子情系山西 / 183
佐藤先生的中国情 / 186
沙棘果——友谊果 / 191
友谊桥上 / 195
陈香梅旋风 / 201

采菊东篱下

- 深圳的翅膀 / 207
岁月悠悠 / 215
黄玫瑰 / 221
晒柿饼 / 224
柿林的十月 / 226
西沟的蘑菇 / 228
腊味·糍粑·乡愁 / 230
别了，饴饴床 / 232
大栅栏漫步 / 234
成都菜市场掠影 / 236
晨练感悟 / 238
找回自己的歌声 / 240
当我们同在一起 / 243
有关“放松” / 246
我与孙女爬格子 / 252

- 彩龙的童年 / 254
我写《流亡童年》 / 256

飞鸿踏雪泥

- 九寨沟的水 / 259
好想小白屋 / 262
诗人节那天 / 264
陪女儿潜水 / 266
立体的问号 / 268
蚊战在岳阳 / 271
长沙之夏 / 273
北海一日 / 275
成都之恋 / 278
成都，不再是摇篮 / 281
风雨草堂 / 283
太原的炕的旧话 / 285
热炕头历险记 / 287
走近绿色 / 289
骗子上门服务记 / 293
旅途虚惊 / 296

但愿人长久

- 我识陈香梅 / 298
重逢在香港 / 305
母校未了情 / 309

学友们 /	312
我们举杯 /	319
南国红豆 /	328
同窗情 /	332
老小姐 /	336
弟妹们 /	343

呼 唤

我的故乡位于湖南省北部的一个小山村。青山环绕，绿水从村中穿过。沿着清澈的小河，桐树用它宽大的叶子，为人们撑起一排排一眼望不尽的绿伞。童年时，我常常攀上桐树低矮的枝桠，眺望东山上倾泻而下的瀑布长时间沉于遐想。据说，这条瀑布就是小河的源头，河水长年流淌着，流进河中，汇入大海。它们是一去不复返、抑或还有返回来的时候？从那时起，我幼小的心灵就开始了思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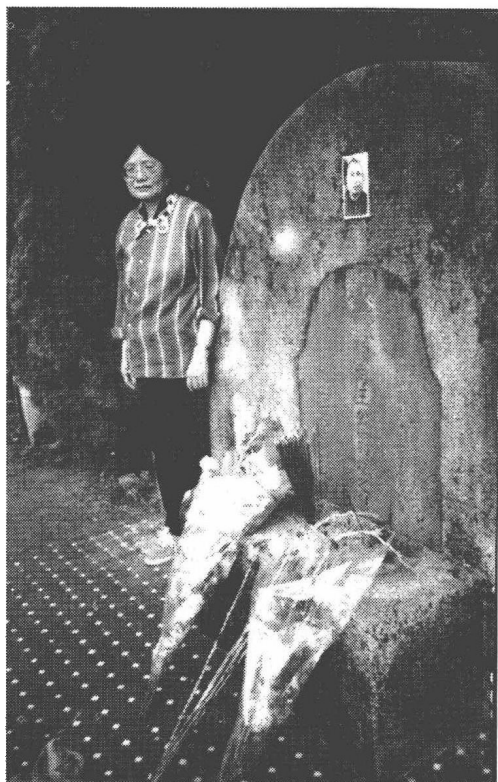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，听妈妈说，长年在外面做事的爸爸要回来了，我急急忙忙吃完饭，和堂姐一起朝田畈里跑去。到了小河边，爬上最矮的桐树，站在木凳似的枝桠上，目不转睛地望着远方的小路。望呀，望呀，眼睛酸困了，也没有等到爸爸回来。直到天黑以后，妈妈点起了油灯，堂屋里响起嘈杂的人声，爸爸才当真回来了。我跑过去，双手抱住爸爸的腿，爸爸抱起了我，亲着我的面颊，轻轻地问我：

“乖伢，没有到门外迎接爸爸？”

“迎接了一整天，站在桐树上望着那条路，眼睛都望疼了呢！不信您瞧我的眼睛。”在油灯下，爸爸朝着我直笑。他接过妈妈送来的一杯川芎茶一饮而尽，说：“家里的茶真好喝！”

“爸爸，以后您不出远门，好吗？”我歪着头问。

爸爸搂着我，耳语似地说：“爸爸也不想走，不想离开乖伢。”



作者在台北六张犁极乐墓园为父亲扫墓

由于爸爸的到来，家里充满了欢乐气氛，就像过年节似的。杀鸡呀，剖鱼呀，妈妈的一双手在水里泡得通红。我给妈妈做帮手。我拿着新绿的竹子做成的吹火筒，对住火塘使劲吹着，吹得柴火哗哗剥剥响，直冒火星。妈妈把饭锅挂在火塘中央的铁钩子上，在火塘边围上一溜瓦罐，里面炖着母鸡、腊猪

肉，柴火欢快地燃烧着。瓦罐里轻轻翻起小浪花，饭菜的香气弥漫了整个灶屋。在饭桌上，爸爸端起饭碗，夹起菜吃着，总要不住地夸口：“还是我们家乡的腊肉好吃，这霉豆腐比山珍海味还可口！”

家里客人不多的时候，爸爸就带我上山玩。山里的好东西真多：有橡子、榛子和毛栗。毛栗藏在长满尖刺的小针球里面。采上一枝缀满针球的毛栗，放在地上，用鞋底踩着搓几下，针刺卷曲了，找块尖利的石片捣一捣，就可以脱去毛外壳，露出两三粒毛栗。剥去栗子皮，里面是浅黄色的仁，可甜哪！我的衣服口袋里装满了毛栗。日头也当顶了，山谷里响起了热烈的呼唤：

“爷吔——回家啰！”

“爷吔——呷饭啰！”

呼唤一声连着一声，在群山间回荡，发出悦耳的回音。是村里的孩子们奉母亲或奶奶之命，站在家门口、禾场上，呼唤在山上砍柴、种地的父亲回家吃饭。过去，我也常跟着他们呼唤着玩儿。村里的孩子将父亲唤成爷爷（读音为 yā），不过发音有所区别。我笑着问爸爸：

“他们哪能分清是谁家的孩子在呼唤呢？”

爸爸认真地说：“做父母的，能辨清自己孩子的声音。”

“离开多远多远也能辨清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。”他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

“我不信。”我提出了异议，“若是听错了，怎么办？”

爸爸笑了：“那有什么相干？谁家的爸爸出门做事都要回家的，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罢了。”

晚上临睡觉时，我又对爸爸说：

“以后你出远门，若是老不回家，我也放开嗓门唤您，‘爸

爸地——回家啰!’您听见就回来,好吗?别让我老爬在桐树上望呀望的,摔下来怎么办?”

爸爸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记不得是谁出的主意,那天晚上我和爸爸做了个游戏。我睡在小床上,爸爸睡在大床上,中间隔着一张长长的桌子。为了不惊醒小弟弟,我压低了嗓门,拖长了声调唤着:

“爸爸地——”

“喂——”他拖长声调回答。

“回家啰——”

“哦——”

我唤着唤着,不知不觉睡熟了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,我的家乡沦陷。我家的房屋被日本侵略军烧掉并夷为平地。妈妈带着弟弟逃难。我和几百名无家可归的难童一起,被送进了后方的战时儿童保育院。

年幼的我,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。我刚学会写字,便开始用歪歪斜斜的字给爸爸写信。爸爸在回信中勉励我好好读书。我多么盼望早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,结束流浪的生活,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那有多好!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不久,我考入了省城的周南女子中学,离家数百里,只能靠写信与爸爸联系。每到星期日,本市的同学都回了家。我感到寂寞,常常独自来到湘江边,我叠着一只只纸船,投放江水里,希望它能飘到爸爸身边。有天晚上,我做了个梦,梦见我的船儿升起了白帆,一路顺风,驶回了故乡的小河。爸爸正在河边,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把湿透的纸船打捞上岸,叹了口气说:“唉,我的伢子想家了。”

谁知在一个冬日的凌晨,爸爸走了,扔下他的家,扔下妻子和儿女,独自个儿走了,走向海峡的那边。

三十多年过去，我由青年变成了中年，又跨入了老年的门槛。我已不能再去攀登古老的桐树眺望，我只是梦寐以求地期待着一个团圆的节日。那时，我将代替故去的母亲杀鸡、炖肉，火塘里也会冒着欢笑的火星，村里人都说，柴禾呼呼地燃烧，火苗嘶嘶地叫着，那是火的笑声，预兆着远方的亲人即将归来。我沏好一罐罐放了细盐的川芎茶，出远门三十多年的爸爸，该回家了！可是，一罐又一罐滚烫的川芎茶、芝麻茶凉了，却不见亲人归来。

通过曲曲折折的邮路，我收到了一封从国外转寄来的信件。那沉甸甸的信封使我心跳加速了。我慌乱地拆开了信封，几张照片展示在我的眼前。照片上没有人物肖像，只有一块孤零零的墓碑！墓碑中央镌刻着爸爸的名字，镌刻着他的生辰和忌日，也镌刻着他在大陆的众多子女的名字！我的爸爸，您这次出远门，一去就不复返吗？我有万语千言向您倾诉，您不听了吗？不，您说过，做父母的最善于分辨孩子的声音，不论离多远多远，也能听见亲人的呼唤。我如今一遍又一遍将您呼唤，您为什么不回答？

是的，我们之间隔着山，隔着海，又隔着一层厚厚的墓壁。梦里，您可曾见到过一只只漂流在水面上的小纸船？您可曾听到过子女们一声声呼唤？您不是说过吗，听到了孩子的呼唤就回家的，可我们等呀等呀……

自从我记事起，我们一家就总是分离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是靠着书信和您联系。我用歪歪斜斜的字写第一封信起，直到我用毛笔工工整整写家书为止，爸爸总是收到一封复一封，从不耽搁。三十四年，一万多个日日夜夜，我用思念的泪水写了许许多多无法投递的信，贮存在我心灵的深处。今天才确知您的下榻之地，您却永远不再启读我的信，也永远不会给